

中國通史

第二集

佛西戲劇第二集

吳慶年藏



注

集內各劇均經各地先後排演，并經作者在前北

京國立藝術專門學校即現國立北平大學藝術

學院戲劇系親自實驗。茲後未得作者許可，絕對

意

禁止排演及翻印。通訊處北平石駙馬後宅五號。

目 錄

王三(獨幕).....	一
藝術家(獨幕).....	二七
蘭芝與仲卿(獨幕).....	六三
詩人的悲劇(四幕).....	八三
喇叭(三幕).....	一一七

佛西戲劇

王 三（又名「醉丁」）

全劇登場人物：

王三

王妻

趙五

張七

時代

一八八八年

地點

某大都會

獨幕劇

佈景 一間很破陋的屋子。王妻正盼望着王三回來，果然王三就回來了。可是夫妻見面，妻的情態非常熱，夫的情態卻非常冷。他的一副面孔叫人看了，彷彿覺得世界末日就要到了。看了他一身一手的鮮血斑點，不消說，更是叫人感覺一種殺氣。

王妻 你從那裏回來？

王三 從那裏回來？你說我從那裏回來！你瞧瞧我這雙手，你瞧瞧我這身上的血！

王妻 那麼我先取盆水來，你洗手。

王妻取了一臉盆水來。王三洗手。

王妻 其實，你那身衣服亦應該換一換。

王三 換？拿什麼換？唉！我怎麼會吃了這碗倒霉飯！

王妻 不吃又怎麼辦呢？

王三 我簡直不能瞧我這身衣服，一瞧，我的手腳發軟，我的心發酸，我的眼發花，彷彿看

見無數冤魂怨鬼圍着我哭哭啼啼！

王妻 那麼你就脫去這身衣服罷？

王三 脫去脫去了，拿什麼來替換？

王妻 你不是還有一件短夾襖嗎？

王三 短夾襖？短夾襖不是狗兒去年穿到棺材裏去了嗎？

王妻 那麼……

王三 唉！

王妻 那麼今早在我媽家裏借了一件大褂，本來預備去當錢來替奶奶醫病的，現在你

就先換上罷。

王三 奶奶的病怎樣了？

王妻 還是那樣。

王三 那麼還是拿去當罷！

王妻 你先換上罷。奶奶的病我再想法。

王妻替王三換衣。

王三 怎麼是女人的大褂？

王妻 是我媽的。別人誰肯借衣服給我們當。

王三 這我怎能穿？

王妻 在家裏穿穿不要緊。

王三

出外呢？

王妻

再想法子。

王三換妥了衣服，王妻將脫下的衣服與大刀順手掛在壁上。

王三

不要掛在這裏！

王妻

那麼掛到那裏去！

王三

砸到後面井裏去！

王妻

那麼？

王三

那麼……

王妻

你真不想再吃這碗飯麼？

王三

難道你願意我做一輩子的「劊子手」麼？難道你願意你的丈夫一輩子殺人麼？

你以為我是專門到這世界上來殺人的麼？你惟願我整天整夜的被冤魂惡鬼壓着麼？

王妻 你今天幹嗎這麼大的氣？我又沒得罪你？

王三 氣哼！

王妻 你今天在外面受了誰的冤麼？

王三 冤冤大着啦！彷彿見鬼似的你們！你們！我求你們不要跟着我！饒了我罷！我向你們

謝罪！跪下你們覺得你們死的冤枉麼？但是——但是這不能怪我呀！我不過是聽人使

用的一個小差役……上頭命令下來了，我怎能不執行呀！我真是想救你們的，心有餘

實在力不足啊！朋友……朋友……請你們饒了我罷……請你們饒了我罷，別要整天

整夜的跟着我！

就舉仰地，其妻倒了一杯水給他喝，才慢慢的清醒過來。此時聽到後臺一陣陣的病者的呻吟，非常淒楚。

排演時病者雖不出臺，但必須有專員負責扮飾。

王妻 再喝一口水罷？

王三 這是誰的哭聲？

王妻 你不要管他。

王三 這是奶奶的聲音！我要進去看她！好像她在叫我！你聽，這不是……

此時收房租的趙五在外敲門。

王妻 誰呀？

趙五 我呀？

王妻 你是誰呀？

趙五 我是來收房錢的！

王妻 不得了！不得了！收房錢的趙五又來了！

王三 欠他幾個月了？

王妻 三個半月。

王三 彷彿又見鬼似的！呀！你們又來了？我請你們不要來呢！你們爲什麼這樣死死的纏着

我？我與你們究竟有什麼冤仇？

趙五 在外面裏面究竟有人沒？

王妻 扶着王三入內，復出，慌忙收拾了大刀和血衣，放在不十分惹人注意的門角邊。

趙五 裏面死了人麼，怎麼還不開門！

王妻 請進來罷，門沒門啦！

收房租的趙五上。

王妻 我說是誰，原來是五爺，您從那兒來？您請坐罷。

趙五 王三在家麼？

王妻 沒有。您是來取房錢麼？

趙五 是的。你們的房錢已經欠了三個多月，我們上頭已經說壞話了，今天非交清不可。

不然，不但要你們馬上搬家，恐怕還得請你們坐牢呢！

王妻 還是請您通融幾天罷。我們實在沒有錢。這幾天連我們老太太害病，都沒有請醫生！

趙五 誰叫你們不請醫生？

王妻 我們很想請醫生，但是……

趙五 但是沒有錢，對嗎？

王妻 五爺真是曉得我們窮人的苦處。所以房錢還得請您遲延幾天。

趙五 這可不成！欠了三個多月，不能再遲延了！你們不要使我爲難罷，我也是幫人收租的。倘若這房子是我的，像你這樣的人住，就是不給錢也不要緊。可是我們的東家那可不成！欠了他的房錢，不但要搬家，還得坐牢！

王妻 還是求您費心向房東老爺說個情面，通融這個月，下月決不再通融。

趙五 凝望着王妻，其實像你這樣的人，就不應該欠人的房錢。你有多大年紀呀？

王妻 你這話問得太奇怪！

趙五 我問你有幾歲？

王妻 你爲什麼要問我的年紀？

趙五 我不過是隨便問問，並沒有什麼意思。多少？

王妻 二十四——不，四十二。

趙五 我看你只有二十四。你要是有幾件漂亮衣服穿上倒很不壞。真是一朵鮮花插在
污泥裏！哈哈！哈哈！

王妻 你笑什麼？

趙五 我不過是隨便笑笑罷了，並沒有什麼意外的意思。哈哈！哈哈！

王妻 請您不要笑了罷，笑得使人怪難受的！

趙五 好，我不笑了。我問你：王三究竟上那兒去了？

王妻 出門去了。

趙五 他一會兒回來麼？

王妻 恐怕他一時不能回。房錢遲早總要給您的，請您不必在這兒等候罷？

趙五 房錢遲付早付，倒不要緊，不過……

王妻 不過？

趙五 不過我想乘王三沒有回，在你這裏歇一會兒。

王妻 那麼您儘管歇息，不過沒有茶給您喝。

趙五 用不着茶，和你談談就很止渴了！房錢請你放心，什麼時候有，什麼時候給我。萬一

你們沒有錢，我替你們給，亦不要緊。

王妻 這倒不必，只要請您遲延幾天，我們就感恩不盡了。

佛西戲劇

趙五 這沒有什麼不可，不過——不過王三究竟上那兒去了？

王妻 上衙門去了。

趙五 上衙門去了？

王妻 對，上衙門去了。

趙五 是與人打官司去了麼？

王妻 不，他向來在衙門裏當差。

趙五 做官麼？

王妻 做官。

趙五 做什麼官？

王妻 做一種官？

趙五 做那種官？

王妻 很大的一種官。

趙五 你能說得出他的官銜麼？

王妻 這倒說不清。我只知道他在衙門裏權柄很大，一切的人命都操在他的手裏！

趙五 一切的人命都操在他的手裏？

王妻 對都在他的巴掌心裏。

趙五 這倒很奇怪：你的當家的既然在衙門裏有這麼大的權柄，就應該很有錢。爲什麼

你們還這樣的窮，連房錢都付不出呢？

王妻 這是因爲我們當家的不要錢。

趙五 這也許是你們當家的不會做官？

王妻 不，他很會做官！

趙五 即會做官，爲什麼不會弄錢呢？你瞧，現在那個做官的沒有發財？

王妻 這是因為我們當家的太老實。

趙五 做官就不應該老實，老實就不應該做官！我近來很厭煩替人收租錢，很想找個官兒做做，可惜沒有門路。你可以向王三說說，看看他有什麼門路麼？萬一一時找不到合適的差事，我亦可以暫時幫幫他的忙，替他計畫發財的方法。

王妻 這真好極了。等我們當家的回來了，我與他商量商量。真是，他真是太老實了！在衙門裏做這大的官，還會沒有錢過活，說來誰肯信！

趙五 只怪他太老實，太愚蠢，手腕太不靈，將來你瞧我的！

王妻 我準相信您會弄錢。因為您替人收了這多年的租錢，是很富有弄錢的經驗！嚶呀，我要進去了，我們老太太醒了！

趙五 你們老太太真是病了麼？

王妻 可不是嗎？天天想請醫生來瞧……

趙五 爲什麼不請？也是因爲沒有錢麼？我這兒借你兩塊錢罷。

交錢給王妻。

王妻 這就不敢當了！我覺得您真是一個心腸慈善的慈善家！

趙五 我也覺得你真是一個很可憐很可愛的美人！

裏面病人的呻吟此時更急切。

王妻 對不住，我要進去看老太太了。

趙五 我一會兒再來。王三回來了，請不要忘了我的事。

趙五下。片刻王三前同事張七上。

張七 三嫂，三哥回來了沒？

王妻 剛回來。

張七 在家麼？

王妻 在裏面。

張七 他今天回來的時候很生氣罷？

王妻 可不是嗎？你知道他今天爲什麼這麼生氣？他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見神見鬼的。

張七 也難怪他要生氣！今天衙門裏本來要殺兩個人，那知殺第一個就連砍七刀，頭才下來。輪到殺第二個的時候，三哥到底不肯下刀，好像瘋了似的跑出了殺場。旁邊當時

又沒有別人敢去代替，不得已，只好改到今天下午再去結果他。現在他們叫我來請三哥下午再去，叫他不要怕！其實也沒有什麼可怕的！說也奇怪，三哥經手殺了這麼些人，從來不怕，不知他爲什麼今天這樣的害怕？

王妻 三哥既是這樣害怕，你爲什麼不代替他幹呢？

張七 我那兒成？我只能做三哥的副手，叫我做正手，我就幹不了了！

王妻 這案子你們分到多少錢？

張七 據說分到三哥名下有二十塊錢，到我名下有十塊錢。

王妻 錢還沒有分下來麼？

張七 案子還沒了，怎麼就可以分錢？你去勸勸三哥罷，叫他趕快去完了這件案子。倘若他不去，不但這二十塊錢分不到手，恐怕差事也難保！

王妻 他已經說過他寧可做叫化子，再也不願幹「劊子手」了！

張七 不願再做劊子手了？

王妻 對。

張七 你讓他不幹麼？

王妻 他不願幹，我也沒法兒勉強他幹？

張七 你不想他幹？

王妻 我雖然不願他幹，可是又不能不想他幹。你想，現在我們的房錢欠了三個多月，老

太太還病在床上，等錢來請醫生；米也沒有了；冬天也快到了，棉衣還不知道在那裏。你瞧，倘若他認真不幹，我們這一家怎樣過活？

張七 假如現在有二十塊錢的收入，亦很可以救濟一下！

王妻 可不是嗎？

張七 那麼你趕快設法勸勸他罷。

王妻 我實在沒法。你呢？

張七 我倒有個法子。三哥不是很歡喜喝酒嗎？我現在身邊還有一瓶白乾酒。由衣袋內取出一瓶酒來，我們想法勸他喝酒，待他喝得差不多了，再把大刀交給他，你看他還怕不怕

殺人！

王妻 怎麼你身邊常常帶着酒？

張七 沒有一個劊子手身邊可以離酒的。沒有酒，心不橫，刀不硬！手沒勁。

王妻 你三哥平日殺人不喝酒麼？

張七 喝的，可是喝的太少。今天那個人他所以連砍七刀頭才落地的緣故，都是因爲他沒喝醉！現在我們要把他灌醉，把他灌得醉醺醺的，叫他心不由主！他現在在裏面麼？你去請他來，讓我來灌他，待他醉了，不由得他的心不橫硬起來，不愁他手上的大刀不向人頭上砍去！

王妻 那麼我去叫他。他已經來了！

王三上。

王三 我以爲是收房錢的趙五在這兒逼賬，嚇得我半天不敢出來，原來是老七在這兒

高譚闢論！

王妻 趙五本是來過，剛走。

王三 房錢怎樣？

王妻 他說今天非要不可，停會兒他再來！

張七 咱們衙門裏的餉也許快要發了罷？

王三 得了罷！我就餓死，再也不指望衙門裏的那幾塊造孽錢！

張七 三哥，你這話我不很明白？

王三 這有什麼不明白！就是「劊子手」這碗飯，我起誓不吃了！

張七 三哥要不幹了麼？

王三 這那是人幹的活，整天整夜的殺人，世界上可幹的事多着啦，爲什麼要整天整夜的刀不離手，手不離刀的過着屠夫的生活？

張七 三哥這話對，不是三哥提醒我，我倒糊塗了！咱倆這碗飯簡直不是人吃的！從此咱倆再不吃這碗飯了！三嫂，拿兩只大碗來，我要與三哥喝上幾碗，痛快一下！

王三 真是悶氣得很！

張七 可不是嗎。喝上幾碗白乾，心裏定會舒服點！

王妻拿上兩只飯碗。每人喝了一碗。

王三 說來也怪，早晨那個死鬼怎麼連砍七刀，頭才落地，莫非這裏頭有什麼冤屈？

張七 這是三哥心裏不願意，所以人頭難落地。

說話之間，張七又敬了一碗酒給王三，王三一飲而盡。

王三 我真是不願幹這個殺人的勾當。你不厭煩這個勾當麼，老七？

張七 那能不厭煩？不過是沒有法。你想咱們不幹這個把戲，咱們幹什麼？

說話之間，張七又敬了一碗酒給王三，王三又一飲而盡。

王三 咱們不能做點小買賣麼？

張七 做小買賣本錢呢？

王三 借去！

張七 那裏借去？哼！談何容易，這年頭做買賣！何況你還沒有本錢，就是有本錢也不容易！

王三 那麼咱們幫人打雜去？

張七 幫人打雜去？上那兒打雜去，請問？

王三 托人找去！

張七 誰肯替你找去，這個年頭？

說話之間，彼此又痛飲了一碗。此時王三已有了幾分醉意，突然把鼻子一拍，兩只眼睛一翻。裏面瘖人的呻吟聲亦加大。

王三 那麼咱們幹去嗎？

張七 你說！

王三 你說！

張七 我說咱們還是殺人去！

王三 還是殺人去？

張七 還是殺人去！

王三 突然放聲大哭。

王妻 這是怎麼一回事？

張七 他已經醉了！他已經醉了！快拿他的大刀和血衣來！

張七 快給他剛好，殺人的時候正到了！

王妻與張七替王三換上了原來的血衣，把大刀放在他手上。

王三 你……你們這……這幹嗎？

張七 叫你殺人去！

王三 殺人去？

張七 對，殺人去！

王三欲衝出門去，裏面病人的呼聲忽然沉重。

王三 這是什麼聲音？

王妻 奶奶的呼聲！

王三回轉身來低下頭，手中的刀往下垂。接着又是敲門聲。

趙五 王三回來了麼？

王三 這是什麼聲音？

王妻 這是收房錢的趙五敲門！

趙五上。王三一見趙五連叫帶做的拿起刀來就要殺，嚇得趙五滿場飛跑。結果王三趙五均跌倒，王三一刀砍在一枝板凳腳上，半天不能開口，只微微的聽見他的喘息聲。趙五只是嚇得一頭冷汗，好半天才說

出一句話來。

趙五 這……這……是怎……怎麼一回事？

王妻

這是因爲他喝醉了！

——幕完——

藝術家

全劇登場人物：

林可梅

其妻

其弟

賈掌櫃

獨幕劇

佈景 林可梅的畫室，遍壁掛的是林的作品。開幕時林正在畫畫，其妻很不高興的由裏面出來。

妻 十二點鐘已經敲過了，你知道嗎？

林 我知道。

妻 米又完了，你知道嗎？

林 我知道。

妻 油鹽亦沒了，你知道嗎？

林 我知道。

妻 今天又要付房錢，你知道嗎？

林 我知道。

妻 我媽今天五十歲，你知道嗎？

林 我知道。

妻 你都知道？你都知道什麼？

林 哈哈！

妻 『哈哈？』哈哈什麼！

林 你瞧，太太，你瞧我這兩筆多麼有趣呀！

妻 我和你說的話，你聽見了麼？

林 聽見了！聽見了！

妻 你聽見我說了些什麼？

林

你說！

你說這張畫是我的傑作！

胡說！

林 是的是的！我想起來了！是的，你剛才說你要我替你畫一張像！好極了，好極了！請你坐

下，我替你速寫一張！自從咱們結婚到現在，我從來沒替你畫過像。今天是頂好的機會！

來，請坐下，扶着她坐下，請別動，請別動，請別動！咳，請你別動別動，你偏要動！

妻 我要動！我偏要動！我存心要動！

林 那麼我只好不畫？

妻 誰教你自討沒趣！

林繼續畫他原來的畫。

妻 我和你說的話，你到底聽見了沒？

林 沒聽見，勞你駕，請再說一遍！

妻 十二點鐘已經敲過了！

林 調午飯！

妻 米又完了！

林 買去！

妻 油鹽亦沒了！

林 買去！

妻 今天又要付房錢！

林 付去！

妻 我媽今天五十歲！

林 買禮物拜壽去！

妻 拿錢來！

林 錢？

妻 錢！

林 十號不是給了你五塊錢麼？

妻 今天幾號了，你知道麼？

林 今天？

妻 我勸你少做點夢罷？十號交我五塊錢，用到今天十七號，足足用了七天，你還不滿足

嗎？你還以為我浪費了一文半文嗎？

林 好了，好了，求你別鬧了，讓我畫完這張傑作再說！

妻 你現在不交錢來，你想畫畫，是辦不到的！

林 那麼你要怎樣？

妻 我不要怎樣！我只要錢！

林 請你等一等！

妻 多久？

林 半點鐘，我已經差弟弟賣畫去了。

妻 你想你的畫能賣錢嗎？

林 弟弟拿去賣的兩張畫，是我最得意的作品，我想至少應該賣一千塊錢。假如賣了一千塊錢，不但咱們的油鹽柴米都有了，就是你天天鬧着的金鋼鑽，亦可以到手了。從此

我亦可以安心畫幾天畫了！

妻 我算活倒霉了，嫁給你這樣一個窮鬼！

林 我看這是你的福氣，嫁了像我這樣的一個藝術家！

妻 我的福氣呀！藝術家！我聽到都肉麻了，假如我沒有嫁你，我的摩托車早已坐上了！

林 也許。

妻 金鋼鑽早已戴上了！

林 也許。

妻 高大的洋樓早已住上了！

林 也許。

妻 綢的緞的早已穿上了！

林 也許。

妻 「也許」「也許」什麼？「也許」就是嫁壞了你這個倒霉鬼！

林 也許。

妻 你還在「也許」？我不准你再「也許」了！

將林手中的畫筆奪下。

林 我的太太，請你不要鬧了，好不好？

妻 你喊我太太也不成！

林 我的老太太！

妻 你叫我是你家裏十八代的老祖宗也不成！

林 那麼你要怎樣？

妻 我不要怎樣！我只討厭你再畫畫！畫畫的都是些窮鬼！我情願你每天出去拉洋車，不願你躲在家裏鬼畫！我要你從現在起發誓不再畫畫！

林 什麼！你要我起誓，從此不畫畫？

妻 對！

林 無論你叫我幹嗎都成，祇是禁止我畫畫，絕對不成！

妻 抓住林的領口。成不成？

林 不成！

妻 捏住他的耳朵。成不成？

林 也不成！

妻 成不成！

林 你把我的耳朵箝掉了，還是不成！

妻 那麼要怎樣才成？

林 除非你先抬棺材來！

妻 狠狠的捏了一下才鬆手。

妻 我至終不懂你爲什麼捨不得你這幾筆——「寶貝畫」

林 就是因爲它是我的寶貝，我才捨不得拋棄它。

妻 你這畫的是什麼？

林 是我的傑作。

妻 這好像畫的是個窮鬼。

林 這就是我理想的藝術家！

妻 對了，這活像一個窮鬼！

林 窮鬼並沒有什麼可怕。

妻 你不怕窮麼？

林 怕窮不畫畫！

妻 你不怕餓麼？

林 怕餓不畫畫！

妻 那麼你怕什麼？

林 只怕你！

妻 只怕我？

林 只怕你——不准我畫畫！

妻 只要你的畫能賣錢，我又不是瘋了，爲什麼不讓你畫呢？

林 你讓我畫？

妻 只要你有錢！

林 那麼請你把畫筆交還我？

妻 請你先拿錢來。

林 弟弟回來就有錢。弟弟回來了！錢來了！錢來了！

林的弟弟可松上。

林 怎麼樣，弟弟？

弟 好極了，人人都說你是中國現代第一流的畫家。

妻 真的？

弟 真的，凡看過他的畫的，都說他有創造的天才！

妻 真的？

弟 真的！那個古玩舖裏的賈掌櫃說：你的畫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說中國的畫風，到你手上是一大轉機；說你的畫的妙處是打破了中國畫一切傳統的思想，獨闢天地，很有

革命的精神！

妻 真的？

弟 自然，我拿給學校裏的同事看了，他們都是異口同聲的稱讚，所以他們千拜託，萬拜託，請我轉託你畫幾張送給他們。

妻 我倒沒想到一般人會這樣的歡喜你的畫。

佛四戲劇

林 哈哈！你沒有想到罷？
妻 倒瞧你不出！
林 你就從來沒有瞧過我！
妻 弟弟，他的畫既然這樣受人歡迎，可以賣多少錢一張？
弟 在某種條件之下，可以賣五千塊錢一張！
妻 多少？
弟 五千！
妻 多少？
弟 五千！
妻 五千？
弟 五千！

妻 誰說的？

弟 古玩舖裏的賈掌櫃！

妻 如此說來，我們豈不要馬上發財嗎？

弟 可不是嗎？嫂嫂天天記念的金鋼鑽摩托車不久就要到手了！

妻 你今天賣了幾張畫？

弟 哥哥只給了我兩張。

妻 賣給誰了。

弟 古玩舖的賈掌櫃。

妻 錢呢？

弟 在這兒。

妻 現洋還是鈔票？

弟 現洋！

弟由袋內掏出一元現洋給妻。

妻 這只是一塊錢？還有九千九百九十九呢？

弟 兩張畫的代價統統在這兒！

妻 統統在這兒！

弟 都在這兒！

妻 你不是說他的畫可以賣五千塊錢一張嗎？現在既是賣了兩張，就應該有一萬塊錢的收入？

弟 是的；但是在哥哥未死以前，只能賣五毛錢一張！

妻 我不懂你這話的意思？

弟 據古玩舖賣掌櫃說：哥哥的畫雖好，可是現在不值錢。一定要等他死了之後，值五毛

的可以值五千！

妻 有這麼大的分別麼？

弟 可不是嗎？不管好人壞人，只要他死了，人家就恭維他。你只要跑到祭堂裏去，看着那些輓聯，便知道「死」的好處。據賈掌櫃說：一切藝術家亦是如此；他們在生的時候，連飯都沒有吃，他們的作品一錢不值；只要他們一死，便大大值錢了！

妻 既是這樣，那麼請你的哥哥趕快死罷。

弟 這是我們現在發財唯一的方法！

妻又走過去，將林的畫筆奪下。

林 我的好太太，請你不要鬧了罷，讓我畫完這張傑作。

妻 就是你畫完了這張傑作，亦是沒有用的。我們剛才說的話，你聽見沒有？

林 沒有。

妻 你的兩張畫，只賣了一圓錢！

林 只賣了一塊錢？

妻 可不是嗎？

林 那麼趕快去替我拿回來，我不賣了！這簡直是侮辱我的人格！這簡直不能活了！

妻 不能活了，你就趕快死去罷。你死了，我們一家子都好了。

林 爲什麼？

妻 你死了，你的畫可以賣五千塊錢一張！

林 這話是真的嗎，弟弟？

弟 只要你一死，我們馬上就發財了。你可以死嗎，哥哥？

林 我的傑作還未畫完，我是死不得的。

弟 倘若你不死，你的傑作永遠不會成爲傑作！

妻 爲了我的金鋼鑽，爲了我的摩托車，你不能不死！

林 我捨不得這個世界！

妻 少說廢話罷！

林 其實我是捨不得你！假如你願意同我一塊兒死，我就馬上可以死！

妻 少肉麻點罷！我這會兒的霉還沒有倒够嗎？還沒有窮怕嗎？還要和你一塊兒去做餓鬼嗎？

弟 我倒有個絕妙的法子：你們倆一個也不必死，照樣可以發財！

妻 什麼法子？

弟 只要哥哥現在躺在地下假裝死了，嫂嫂跪在旁邊很傷心的哭着，我就趕快去告訴古玩舖裏的賈掌櫃說，哥哥得急症死了，叫他趕快來買畫！你們看這個法子好不好？

妻 好極了，這個法子好極了！現在我們馬上假裝起來！你趕快去找賈掌櫃來罷，越快越

好！

林 慢點，慢點，我看這個法子很不妥當，因為這裏面帶着一點欺騙的彩色。

妻 你又傻起來了！

弟 將畫賣錢，這有什麼欺騙？

林 藝術家有他的人格，我決不能欺騙人！

妻 你少傻點罷。還不乖乖的替我睡下！

林 我不能幹這種不道德的事情！

說話之間，林妻又捏住林的耳朵。

妻 你睡不睡下裝死？

林 好好，我睡下！反正我這條命是沒有了！

弟 地下應該墊塊氈子，頭上蓋塊手巾。你們趕快假裝起來罷，我去找賈掌櫃。

妻 古玩舖離這兒有多遠？

弟 不遠，一過街就到。

妻 你快去快回。

弟下。妻將鞋子舖地，追林睡下，用白手巾罩住臉，點了一對殘燭，然後跪下，放聲大哭。

林 你哭什麼？

妻 你死了，我怎能不哭？

林 我沒有死呢！

妻 但是我要當你真死了！

林 倘若我真正死了，恐怕你不會哭得這麼傷心？

妻 倘若你真死了，也就用不着我哭！

林 你好狠的心！

妻 誰叫你沒半寸用!

林 你說我沒有用，我不死了!

林突然爬起來。

妻 你有用，你有用!你的用處大着啦!請你趕快睡下罷!你聽!有人來了!

林又睡下，其妻放聲大哭。賈聲響。林弟上。

弟 說也奇怪?早晨還在畫畫，不知到這會兒人就死了!唉!真是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

禍福!

賈 這一定是急症;否則決不會死得這麼快?

弟 急症，急症，一點兒不錯!

賈 現在你打算把他的作品統統賣給我?

弟 對。

賈 要多少錢？

弟 嫂嫂，請別哭了罷！人死了哭也哭不活的。現在賈掌櫃要包銷哥哥的畫，你看要賣多少錢？

妻 像你哥哥這樣一個有天才有名譽的畫家現在死了，我怎能不哭呢？

弟 哭自然要哭，可是不必哭得太厲害！現在賈掌櫃問哥哥的作品究竟要賣多少錢？

妻 非十萬不賣！

賈 太多太多，這幾張畫那能值得十萬？不成不成！林可梅雖然是現在第一流的畫家，也不能賣這麼高的價錢。

弟 裏面還有呢！大大小小一共一百多張，讓我們一塊兒進去看看！

林弟引着賈入內，林又突然爬起來。

妻 你……你……你趕快睡下罷！

林 你打死我，我再也不睡下了！

妻 爲什麼？

林 你的心太狠了！你要別人十萬塊錢，要這麼些錢幹嗎？要來放在那兒？怎麼用法？

妻 你少傻點罷，我的爺爺請你趕快睡下！他們出來了，出來了，你聽！你聽！

妻又逼着林睡下。賈與林弟上。

賈 令兄真是一個有天才的畫家，的確有幾幅不朽的作品！不過十萬塊錢還是太貴一點，可不可以少一點？

弟 少多少呢？

賈 八萬成不成？

弟 嫂嫂，八萬成不成？

妻 至少九萬不賣！

賈 就算八萬五罷？

妻 可是要現錢？

賈 馬上就寫支票。

弟 這好極了。

賈寫支票交給林弟。

賈 八萬五。

弟 一點兒不錯。

賈 不過我也要請你們寫一張字據，說明令兄的作品，不管大大小小統統已經賣給我了。

弟 這是當然的。讓我就借你的筆寫。

寫畢交給賈。

買念『立賣字人林可松，今將其兄可梅所有作品賣與立興古玩舖，賣價八萬五千當面收訖，此據。』

弟 沒有錯罷？

買 沒錯。那麼我現在去找人來幫忙抬畫，回頭見！

弟 回頭見！

買下林起來。大家都是笑容滿臉。

林 現在你們發財了！

妻 發財了！

林 那麼請你們再也不要鬧我了，讓我完成這張傑作！

妻 現在誰也不鬧你了！

林可梅又擺起畫架來，依舊畫他那張未完的畫。

妻 弟弟，趕快去叫一輛汽車來！

弟 嫂嫂要上那兒去！

妻 先上銀行兌錢，再去買金鋼鑽，然後再去買汽車。

弟 我可以同嫂嫂一塊兒去麼？

妻 好罷，咱們同去。

弟 哥哥，你不去麼？

妻與弟同下。片刻，買掌櫃上。

賈 奇怪，怎麼這兒的喪事就辦完了麼？

林 喪事誰的喪事？

賈 林可梅先生的喪事！

林 您貴姓？

佛西戲劇

賈 我姓賈。

林 您來幹嗎的？

賈 我來取畫的。

林 取畫的？取什麼人的畫？

賈 取林可梅先生的畫。

林 您爲什麼要來取他的畫？你與他有什麼關係？

賈 這不是林宅麼？

林 是林宅。

賈 林可梅先生不是剛才得急症死了麼？

林 誰說他得急症死了？

賈 我親眼看見他死的！他的畫統統都賣給我了！

林 誰經手賣給你的？

賈 林太太和林先生的弟弟！

林 有什麼憑據？

賈 這不是憑據嗎？

賈將那張字據交給林可梅看。

林 我不能承認這張字據！

賈 你不能承認這張字據？

林 對！

賈 你是這林府上的什麼人？

林 你曾見過林可梅本人麼？

賈 我從來沒見過他。但是我們藝術界裏對於他的作品非常欽佩，我個人尤其是喜歡。

他的東西！可惜他已經歸天了，我不能得着機會拜見他！

林 你現在願意見他麼？

賈 先生別和我開玩笑罷！先生貴姓？

林

賈 台甫？

林 可梅，有名的畫家林可梅就是我！

賈 打鬼！打鬼！打鬼！

林 打鬼！打什麼鬼？我剛才並沒死，我剛才才是被我的太太逼得沒法纔裝死！

賈 裝死？

林 裝死！

賈 真的你沒死？

林 人死了，還會站在這兒說話嗎？

賈 那麼請你還我的錢！

林 我並沒拿你的錢，請你不要在這兒和我麻煩罷！

此時林又坐下畫畫，林妻與弟上。

賈 好，你們回來了？好好極了！咱們一塊兒打官司去！咱們一塊兒打官司去！

妻 爲什麼打官司去？

賈 不願意打官司，就還錢給我！

弟 爲什麼還錢給你？

賈 咱們用不着多說，反正你們寫有字據在我這兒！

弟 最好，請你現在再把那張字據仔細看看，上面究竟怎樣寫的？

賈 念「立賣字人林可松，今將其兄林可梅所有作品賣與立興古玩鋪，賣價八萬五千，

當面收訖。」這不是寫得很清楚嗎？

弟 對，這的確寫得很清楚。現在我哥哥的作品統統都在這兒，你搬去就得了，還有什麼麻煩可搗呢？

賈 我現在不要他的作品了！

弟 爲什麼？

賈 林可梅既是沒死，他的作品就一錢不值了。所以現在只有兩條路：一條是還我八萬五千塊錢；一條是你們把林可梅趕快弄死！不然，咱們就打官司去！

弟 那麼請便罷！

賈 那麼，咱們打官司去！

弟 你不要做夢罷！倘去打官司，你更要倒霉！我那字據上，明明寫着將「其」兄林可梅所有作品賣與立興古玩舖，並沒有寫着「先兄」或「亡兄」總而言之，賣畫給你，可

是實事；至於說非要林可梅死的話，從這張字據上找不出這個意義！

賈 不成！我現在非要他死不可！

妻 他不死，你怎樣？

賈 他不死，我就死！

妻 爲什麼要你死呢？

賈 請你們替我設身處地的想想，我花了八萬五千現洋做這筆生意，實指望從這裏面叨點光；殊不知上了你們這麼大的一個當，就是我不尋死，也會氣死！假如你們現在再能把林可梅弄死，我再給你們三萬塊錢，我也心願；但求你們不要騙我！

妻 真的再給三萬？

賈 我馬上就寫支票，只要你能把他再弄死一次！其實我並不要他死久，只要他再死一年就夠了。

弟 我不懂你這話的意思？

賈 因為在他死的這一年中間，我就可以把他的畫統統賣完；只要他的畫賣完了，他再死不死，與我就毫不相干！反正這筆生意我沒虧本！

妻 你拿支票來！

賈 你可以把他弄死嗎？

妻 當然！

賈 簽票給林妻。

賈 三萬。現在請你馬上把他弄死！

妻 此時又捏住林可梅的耳朵，叫他再睡下。

林 我的太太，我再只要三筆，我的傑作就可以完成了！

妻 我的好丈夫，我要請你再死一次——照原先那樣睡下！

林 我的太太，請你發點慈悲罷！

妻 倘若你現在不假死，我停會兒就要你真死！

林 我倒情願真死！

妻 我倒捨不得你真死！真死只有一次，假死可以有無數一次！

林 我不願意欺騙社會！

弟 那麼社會就要欺騙你！

妻 不要麻煩！乾脆死就得了！

妻死命的將林弄倒地，仍然用白布罩住他的臉。弟幫忙點着蠟燭，妻呀啞呀啞的又大哭起來了。

賈 這好極了！只要這樣就夠了！等到他的畫統統賣完了，我再來通知你們！

林妻哭着，弟則幫忙買取集室內的圖畫，暮落。

(完)

佛西戲劇

季香 | 蘭芝 | 仲卿 | 焦母

全劇登場人物：

蘭芝與仲卿



獨幕劇

佈景 焦宅，一個中產階級的客廳。開幕時焦母正在吸煙。

季香 媽媽，怎麼哥哥現在還沒回來？

焦母 也許快要回了。其實他回不回，與我倒沒有什麼關係！你哥哥現在比不得從前了！

季香 怎麼比不得從前了？

焦母 從前他沒娶媳婦，總是和你媽媽吃，和你媽媽睡；整天的媽媽長，媽媽短，無論怎麼啦，亦不肯離開你媽媽一步。哼，殊不知自從討了這個賤東西，就把你的媽媽忘到九霄雲外了！只要你哥哥從外面回來，那個賤東西就吸他到房裏去了。我差不多見不到他

的面，這真叫着一討了媳婦不要娘！唉！

季香 媽媽，我看您不必爲這點小事生氣。假如您不樂意哥哥一回來就躲到嫂嫂房裏去，那麼哥哥今天回來您就坐在這兒截住他，不准他再到嫂嫂房裏去就得了！

焦母 對！我就坐在這兒等他！孩子，還是你好，媽媽只指望你了！你千萬不可像你的哥哥！就是你出了閣，亦不要忘了你的媽媽，你應該三不三來看看你的媽媽！

季香 媽媽，你老人家請放心罷，我是永遠不願離開媽媽的！

焦母 這才是孝順的好孩子！你瞧，你的爸爸去世這麼早，只剩下咱們娘兒三個。可憐我費盡了辛苦，好容易才把你們兄妹教養成。那知道你的哥哥自從討了媳婦，就變了心！把你的媽媽簡直當着路傍人。唉，這叫做媽媽的怎不寒心！

季香 媽媽，你老人家不必把些事情放在心裏。我想哥哥今天回來，決不會一進門就到嫂嫂房裏去！媽媽不是叫嫂嫂做點心去了嗎？怎麼點心還沒做得？您餓了吧，媽媽——

讓我到廚房去瞧瞧，恐怕嫂嫂又在那裏睡着了？

焦母

唉，我真不知是那輩子造的孽，討了這樣一個賤東西做兒媳！

季香下，焦母吸煙，片刻季香上。

季香

我說怎麼點心到現在還沒得呢，原來嫂嫂又坐在廚房裏睡着了！

焦母

這個賤東西大概是前生沒有睡醒，這生到我家裏來還她的瞌睡債。看起來她日

夜忙，其實她無時無刻不在偷懶睡覺。你瞧，她三天紡織五疋布，那布呀，可憐，織得簡直

等紗差不例！

季香

此外亦沒有什麼事，洗洗衣服作作飯罷了，我不知道嫂嫂怎麼這麼些瞌睡？

焦母

可憐，她洗的衣服就不用說了！你瞧我這身上的衣服，那裏像洗過的，簡直比放

在水裏滾了的還不如。唉，你別提了罷，越提我越生氣！

季香

好，咱們別說了罷。我叫嫂嫂拿點心來。嫂嫂！嫂嫂！趕快拿點心來罷！媽媽餓了呢！

蘭芝上。

蘭芝 媽媽！您啦餓了吧？點心還沒得呢？

焦母 點心還沒得你……你……你存心要餓死我麼？餓死了我，你就稱心麼？餓死了我，你就好一心一意的迷死我的兒子麼？我把你這賤婆娘！原來你想餓死我呀！

季香 嫂嫂，你還站着幹嗎？還不趕快去拿點心來給媽媽吃！

蘭芝下。

季香 真是難怪媽媽要生氣：明明瞧着媽媽餓了，她還站着在這兒，不拿點心！

焦母 哼！你媽媽真是不知前生作了什麼惡，所以這生來受這種冤枉氣！

蘭芝端上一盤點心，戰戰兢兢的放在焦母面前。焦母一雙老眼仍是不住的釘着蘭芝。

焦母 見了你這個鬼樣兒，我就有氣！

季香 媽媽請別生氣。點心涼了！

此時蘭芝倒茶，李香趨前。焦母拿起筷子來剛剛嚐了一口點心，即將全盤砸地。

焦母 原來你這個賤東西想毒死我呀，所以存心把夾生熟的點心給我吃！哦！原來你早就存心要謀死我！原來你嫁到我家裏來，是要存心間離我們母子呀！麻排！你存心要拿夾生熟的點心來毒死我呀！

蘭芝跪下哭泣。

蘭芝 媽媽！媳婦因為剛才媽媽催急了，所以慌慌張張的將點心端出來了；那知沒有蒸透，這實在是媳婦的罪過。請媽媽饒恕媳婦這次，下次決不敢這樣的慌張！

焦母 你慌張了！你慌張了！你索性拿生的來給我吃，豈不更省事嗎？你這賤東西！你馬上替我滾滾！你替我馬上滾！我要你有什麼用呀！你以為你可以迷住我的兒子，你少做點夢罷！我的兒子還是我的，你以為你迷住了我的兒子嗎？還沒呢！我有了兒子，還愁沒有媳婦嗎？你替我滾！馬上替我滾！

焦母

季香，你攙我進去！我不能看見這個賤東西！真是氣死我了！

蘭芝

媽媽！媽媽！請你老人家饒了媳婦這一次，下次下次媳婦……媳婦再也不敢了！

焦母

你替我滾！你替我馬上滾！

季香攙着焦母下。蘭芝哭泣。仲卿上。

仲卿

蘭芝，你怎麼一個人在這兒哭呀？你……這是怎麼一回事呀？

蘭芝

……

仲卿

你說話呀，怎麼不開口呢！哦！我知道了，大概你是嫌我今天回來遲了，對嗎？其實，蘭

芝，這你應該原諒我，我的心何曾不是等你樣，時時刻刻惦着你？我何曾不想早點回來

看你，無奈，蘭芝，爲生活所逼迫，不得已離開你到外面去謀生，你應該原諒我這種苦衷

才是？

蘭芝

……

仲卿 怎麼你怎麼越哭越傷心！你究竟爲什麼這樣的傷心？哦！我知道了！莫非你今天又和季香鬧脾氣了？其實季香完全是個小孩子，什麼都不懂，就是她有什麼地方得罪了你，你做嫂嫂的應該原諒她才是。別哭了罷！她一個小孩子，你何必和她計較呢？

蘭芝

.....

仲卿 我的蘭芝！你別急壞我了罷！你究竟爲了什麼？你別老是哭着不開口呀！你知道我一個月只能回來一次，你見了我，不但不喜笑顏開，你反倒哭哭啼啼？

蘭芝 我……我……自從嫁到你們家裏來，我過的日子簡直比牛馬還不如……牛馬有時還得歇息——我簡直不是人，我是牛馬，我是豬，我是狗！我簡直不是人，喔——喔——喔

.....

仲卿 我知道了。大概媽媽今天又對你使脾氣了！其實媽媽是年紀上了的人，就是她老人家有時氣來了罵了你幾句，你應該着長輩的面上看，容忍下去；就是打了你幾下，你

亦應該挨到纏之，媽媽是上了年紀的人，你應該原諒她！

蘭芝 她老人家打我罵我，我總是容忍着，從來沒有半句怨聲，我總以為做兒媳的應該

孝順公婆。那知今天……今天……

仲卿 今天——今天怎樣呀？

蘭芝 她……她……今天……今天……要……趕……趕我回家去……喔……喔……

仲卿 她老人家今天要趕你回家去？

蘭芝 仲卿，你想我自從嫁到你們家裏，是那點錯了呀？牛馬不能做的，我得做；豬狗不能

吃的，我得吃，還要我怎樣呀？仲卿譬如今天的事，她老人家說一聲餓了，我馬上就去

點心；那知我剛一到廚房，她老人家就逼着我要點心。請問，仲卿我又不是神仙，我怎麼

一會兒就能變出點心來？她老人家爲了這點小事要趕我走，請你拿定主意罷！仲卿！假

如你說一句要我走，我馬上就走！只要你說一句，仲卿！我只要你說一句，仲卿！

仲卿 我是絕對不能讓你走的！我想媽媽不過是一時的氣，她老人家亦決不會趕你走的！

蘭芝 不！她老人家已經決定要趕我走！難道媽媽的脾氣你還不知道嗎？

仲卿 因為我們知道媽媽的脾氣，所以我們做晚輩的應該原諒她。你亦不必傷心，這不是媽媽一時的氣。待她老人家氣消了，亦就沒事了。媽媽現在在裏面麼？讓我進去替你講個情面，包管沒事了！

蘭芝 仲卿，你別癡了罷。我知道今天的面情是講不過來的！

仲卿 那裏話！像這芝麻大的一點事兒，難道媽媽還會存在心裏嗎？我去，我現在就去！

蘭芝 仲卿，你最好不要去！

仲卿 這沒有什麼。你不要傷心，包管媽媽不會趕你走！

仲卿下。蘭芝收拉剛才的點心。

焦母 在內 哦！原來你的心還向着你的媳婦！我今天非要她滾不可！我非要她馬上滾不

可！原來還是媳婦好呀！我非要她馬上滾不可，看看你把老娘怎樣！

仲癡垂頭喪氣的上。

蘭芝

仲癡，怎樣呀？

焦母上。

焦母

你替我滾！你替我馬上滾！我是那一點待虧了你，你刁唆我的兒子來給我搗麻煩？

你替我滾！你替我馬上滾！哦！你居然在我的兒子面前刁唆是非！好不要臉的東西！你替

我滾！你替我馬上滾！好不要臉的東西！

季香上。

季香

媽媽不要生這些冤枉氣罷！還是進去歇一會兒！

焦母

向仲癡 畜牲！你拿點天良出來罷！你要是心目中還有我這個老娘，你就馬上替我

把這個賤東西趕出去！你拿點天良來罷，畜牲！

季香攙着焦母下。

蘭芝 仲卿，你究竟打算怎樣！媽媽已經決心要趕我走！你說話呀！怎麼老不開口！

仲卿 唉……

焦母 在內 她不走，老娘就走！看看是老婆要緊，還是娘要緊！看看這個畜牲有無天良！

仲卿 唉！事到如今，真叫我左右為難！她老人家是我的慈母！你是我的愛妻！

蘭芝 仲卿，我看你還是把我趕走罷！我走了，你們母子就可和好如初了！都是我的不好，

所以才鬧得你們母子衝突！

仲卿 你這話固然不錯，但是我怎捨得讓你走，蘭芝？

蘭芝 當然我亦捨不得你，不過媽媽現在一定要趕我走，你又有什麼辦法呢？

仲卿 唉！真是叫我左右為難！

蘭芝 我勸你不要吞聲吐氣，還是趕我走罷？我走了，什麼事情都沒了。況且爲人子者最

要緊的是孝！

仲卿 蘭芝，你真，要成全我的一片孝道麼？

蘭芝 仲卿！只要爲了你，我赴湯蹈火都願意！只求你不要忘了我的這顆心！

仲卿 既如此，蘭芝！

蘭芝 怎麼樣，焦郎？

仲卿 那麼我只好請你暫時離開這裏幾天，等到媽媽的氣平息了，我再來接你回來！

焦母 在內 季香！你去看看，看看那個賤東西滾了沒，叫她替我馬上滾！

仲卿 唉！

蘭芝 焦郎，那麼我去取一點隨身應用的東西罷？

仲卿 蘭芝，你真打算離開我走麼？

蘭芝 不走，又怎麼辦呢？

仲卿 唉！

蘭芝下。季香上。

季香 哥哥！嫂嫂走了麼？

仲卿 她走不走，干你什麼事？

季香 哥哥爲什麼拿我來生氣，又不是我要嫂嫂走，這完全是媽媽的意思。哼！一個男子大丈夫連自己的媳婦都管不了，還要拿別人來出氣！

仲卿 你說什麼？

季香 我說你怕老婆！

仲卿 你再說！

季香 我說你怕老婆！我說你怕老婆！我說了，你把我怎樣？你把我怎樣？

仲卿 你再說，我要打你的嘴巴！

季香 「怕老婆！」「怕老婆！」我說了！我說了！你打你打！

仲卿氣極，打了季香一個耳光。季香哭往裏面去。蘭芝上。

蘭芝 仲卿，那麼我現在要走了。我這條腰帶是我自己親手繡的，綿綿情意都深深的藏

在這裏面。假如你一日沒有忘記我，希望你一日別離棄這條腰帶。

仲卿 蘭芝！你真要走了麼？你真捨得拋棄我麼，蘭芝？

蘭芝 仲卿！這是那裏話！我怎捨得拋棄你？不過是沒有法，媽媽要趕我走，我不能不走！

實我這一次暫時離開你，亦是爲了你；不然，就是媽媽打死我，我亦不願離開這裏。

仲卿 你既是不願離開我，你現在就不應該離開我！

蘭芝 焦郎！你現在少癡一點罷！你想媽媽既是打定主意要我走，我怎能不走呀？就是你

現在不願意我走，你亦不能止住媽媽不趕我走！

仲卿 我不讓你走，媽媽決不敢趕你走！因為你是我的，不是媽媽的！

蘭芝 焦郎！你這會兒爲什麼這樣的發狂！

仲卿 我決不讓你走！我至死不讓你走！

季香仍是哭着與焦母同上。

焦母 你這畜牲！你居然爲了媳婦打起妹妹來了！你好狠的心！老娘就是這一個季香，你還容不得嗎？你現在乖乖的馬上叫你媳婦滾，你不叫她滾，老娘就死在你面前！

焦母撞入仲卿懷中，仲卿忙跪下。

仲卿 媽媽！孩兒決計叫蘭芝走，但求你老人家不要生氣！

焦母 馬上叫她滾！

仲卿 媽媽！

焦母 什麼媽媽，你馬上叫她滾就得了！

仲卿 媽媽！

焦母 乾脆叫她滾就得了！

蘭芝此時亦跪下。

蘭芝 媽媽！請您饒了媳婦這次，倘若媳婦下次出了什麼差錯，再請媽媽趕媳婦走！

仲卿 就請媽媽饒了她這次罷！

焦母 哦！原來你的心還在媳婦身上呀！把媽媽的話簡直當着耳邊風！好罷，既是如此，我

活在這世上邊有什麼指望呢！

說話之間，焦母又往仲卿懷裏撞去。

仲卿 請媽媽不要生氣，孩兒馬上叫蘭芝走就得了！蘭芝！你……你……你還不……還

不馬上替我走！媽媽叫你走，你怎能不走？

仲卿口裏，一方面叫蘭芝走，但臉上又向蘭芝示意，叫她不要走！

焦母 好了！現在你的丈夫亦要你滾了，看看你滾不滾！季香，上裏面把這個賤東西的庚

帖拿來！

季香下。

焦母 孩子，你起來罷！只要你乖乖的聽媽媽的話，媽媽怎忍心對你生氣呢？

仲卿起立，季香上。

焦母 這是你的庚帖。你再拿去改嫁，你再去害別人的兒子罷！

焦母將庚帖投地，蘭芝拾起。

蘭芝 焦郎！我現在不能不走了！焦郎！我現在不能不走了！

仲卿 蘭芝！

焦母 你還不替我滾！你還不替我滾？

蘭芝 焦郎！焦郎！

焦母 還有臉在這兒，「焦郎」「焦郎」？你還不替我趕快滾！

蘭芝 焦郎！我走了！焦郎！我走了！你放心吧，焦郎，我這輩子決不會負你！你放心吧！焦郎！媽媽，我

走了！

焦母 誰是你的媽媽！

蘭芝 希望你老人家好好的保重妹妹，我要走了！

焦母 你還不趕快替我滾，你還在這裡麻煩些什麼？

蘭芝 焦郎！我走了，我走了！只要你不負我！我走了！焦郎！我走了，焦郎！

焦母 少肉麻點罷！

蘭芝 唉！

蘭芝下。仲癩放聲大哭，焦母撫摩着仲癩的頭髮，暮落。

詩人的悲劇

全劇登場人物：

詩人

其妻

其子

愛神

愛僕

更夫四人

第一幕

佈景 黃昏時候，憔悴的詩人在書房沈思默想。忽抽煙，忽徘徊，忽握筆，彷彿竭力在捉摸詩興。畢竟失敗，他煩悶至極，祇好斜臥於輪椅上，死勁的抽煙。他的視線隨着煙雲繚繞的飄去。好容易鎮定了心神，拿起筆，剛剛在紙上寫了一句；其妻即悄悄的從裏面出來，在他的背後奪了過去。

詩人 太太！

其妻 誰叫你又在這兒寫詩。

詩人 兒子叫我寫的！

其妻 兒子叫你寫的。

詩人 對兒子叫我寫的！

其妻 兒子現在瘋了，你知道嗎？

詩人 兒子瘋了？

其妻 可不是嗎？

詩人 兒子怎麼會瘋了？

其妻 兒子怎麼會瘋了？你說兒子怎麼會瘋了？我早就叫你不要寫詩，你偏不聽！現在把

兒子害得瘋瘋癲癲？你就稱心了？

詩人 太太，這是那裏話！我其所以寫詩，都是爲了兒子的性命。他愛讀我的新詩，愛到這

種地步：假如我一天沒寫新詩給他讀，他這一天就憂鬱不樂！現在因爲我的詩輿斷絕，

這幾天寫不出詩來，他竟病了！唉！實在難！我何曾不想寫詩，何曾不想他整天的快樂？無

奈我筆一到手，雖是肝腸索斷，還是隻字難成！我其所以如此的苦思推敲，如此的勉強

牽就，都是爲了我們的愛兒；而你現在還說我害了他，這不是黑天冤枉嗎？

其妻 黑天冤枉？假如當初不寫詩，兒子也就不會愛讀你的詩；既不會愛讀你的詩，當然不會得了愛讀你詩的病；也就不會瘋，也就不會癩，也就不會像現在這樣病得可憐！

所以歸根到底，兒子就是吃了你的詩的虧！

詩人 如此說來，我的詩豈不是毒害？

其妻 至少我的愛兒爲他毒害！我現在要根本剷去毒害，我的愛兒的一切毒害！

其子 在內，爸爸！爸爸！拿詩來！請你拿詩來，爸爸！拿詩來，拿詩來！打救我的性命！拿你的詩

來，打救我的性命！喔！喔！

其妻 你聽，這是什麼聲音？這不是你的詩的罪惡的表證麼？

其子 來呀，爸爸！請拿詩來，打救我的性命呀！

詩人急下。其妻在書桌上亂翻一頓，結果，將詩人所有的舊稿，堆在地下付之一炬。此時詩人攜着其子上。

詩人

太太！你在這兒燒什麼？你要當心火燭！

其妻

我在毀滅毒害兒子的毒物！

詩人走近火堆，才發現燒的是他的詩稿，大驚。

詩人

不好了，孩子！不好了，孩子！媽媽燒了我的詩稿，你愛如生命的詩稿！這……這可真

不得了……這……這……

說話之間，即不顧危險的上前撲滅，結果救出半葉。

其子

媽媽！媽媽！你好狠的心呀！你毀滅了爸爸的詩歌，即即是屠殺了我與爸爸的性命！

好狠的心喲，媽媽！您好狠的心喲，媽媽！

大哭。

詩人

孩子！不要傷心！我這裏救出了半頁『生命之花』這生命之花是你最愛誦讀的

一首！

其子 生命之花在那裏？生命之花在那裏？請給我生命之花！

詩人 唉！可憐只剩下半頁殘缺不堪的生命之花！

詩人將火堆中救出來的半葉詩交與其子。

其子 生命之花！我的可愛的生命之花！我的燦爛鮮豔的生命之花！怎麼你有了殘缺？怎麼

麼！你被蹂躪到這種地步……

其妻 孩子，你放明白一點罷！因為你吃了這些詩的虧，受了這些詩的害。媽媽爲了你的

康健，爲了你的前途，今天特爲毀滅了他們，叫他們永遠拔出了你的腦經，使他們永遠

不再來危害你的前途！這種剷草除根的办法，完全是媽媽疼愛你的苦心！

其子 您說這是您的一片苦心，我說這是摧殘我的生命！

其妻 孩子，你這話真叫媽媽痛心！怎麼你反說媽媽摧殘你的生命？這實在是媽媽愛你

過深！不過無論好心壞心，媽媽希望你趕快清醒。假如你常是這樣的瘋瘋癲癲，迷迷糊

糊，恐怕媽媽這條命亦難保存！

其子 要我清醒。除非你能恢復爸爸的詩文！

其妻 詩已成了灰，叫媽媽怎樣去恢復？

其子 媽媽既不能恢復這些詩，即是不能挽救我們的已成死灰的生命！

其妻 那麼？

其子 那麼？

其妻 那麼只有請求你的爸爸。不，我不願請求他，我至死亦不願請求他！

其子 那麼？

其妻 那麼只好隨你們父子的便罷！反正我是白白的疼愛你一場！

說畢，負氣而下。此時暮色已深，詩人燃了窗台的殘燭，然後走過來撫摩愛兒的頭髮。

詩人 天已晚了，孩子！

其子 我亦快要死了，爸爸！

詩人 不要如此傷感，孩子！

其子 我的心血已經閉塞了！生命之花已經萎謝了！

詩人 爸爸的心血已經枯乾了！生命之花已經成了死灰！

其子 那麼我們只有一條道！

詩人 我很明白你說的那條道；但是——孩子！我倒不要緊。惟有你的生命正在青春，倘

若走了那條道，豈不辜負了青春？現在我們雖是禁不住狂風暴雨騷擾的煩悶，我想，只

要我們能忍耐著，像這枝臘燭這樣的忍耐著，聽他自然歸宿！

其子 與其枝枝節節的磨折，靜待自然的歸宿；倒不如破竹直下到死的道上，痛快淋漓，

超然美麗！

詩人 是的，走往死的道上，是痛快淋漓，超然美麗；但是——孩子，枝枝節節的磨折，風風

雨雨的打擊，亦未嘗不是生命之花的美麗？

其子 那麼，只全靠爸爸您了！只看您能否再寫出幾首新詩來，灌溉這已成死灰的生命之花！

詩人 爲了你的一切，孩子！我願實行最後的努力！

其子 萬一最後的努力，又失敗？

詩人 那麼，只好痛快的走到死的道上！

其子 那麼我去安眠了。我不能安眠，我要坐在沙漠地去等到天明，等候您的最後的努力的生命之花來滋潤我的心！

親了父親的臉。下。詩人沉思片刻。忽然拿起筆來，但終難成字。苦極。最後焚香，伏地虔誠的默禱。愛神現。

愛神 詩人，這深更半夜，你不去享受安眠之樂，而在這兒苦苦的哀求些什麼？

詩人 您是詩神麼？請您打救我！

愛神 我不是詩神，我是統管天上人間一切愛的愛神！

詩人 原來是愛之神！請打救我這個可憐的詩人！

愛神 你要求什麼？

詩人 我要求的是詩興。近來我急需詩的創作，來救濟我的愛兒的性命；無奈我無論怎

樣的苦思推敲，終是一無所成。求神賜與我一點詩興！

愛神 詩神曾經告訴我，你的詩才已經枯絕了！

詩人 我的詩才已經枯絕了？

愛神 已經枯絕了！

詩人 那麼，我從此希望斷絕？

愛神 希望斷絕！

詩人 兒啊！你爸爸的希望已斷絕！請你稍候，我們一同走上那條道！

愛神 你要住那裏去？

詩人 我要走上死的道！

愛神 詩人，你錯了！你應該忍耐着，你須知道生命好像沙漠地的駱駝！

詩人 我亦本想忍耐着，像沙漠地的大駱駝；但是我的詩才已經枯絕了，怎能再活着？

愛神 我可以使你的詩才再復活！

詩人 果真？

愛神 愛的面前沒有虛僞！

詩人 那麼不待天明，我至誠的懇求愛之神，賜與我重生：恢復我的詩才，濃厚我的詩興：

使我創造生命之花，使我愛兒不至傷毀他的青春！

愛神 祇要你肯忍耐，無有不成！隨我來！第一步，我要濃厚你的詩興，給你「煙絲撲來

純」(inspiration)！

詩人隨着愛神沒，暮落。

第二幕

佈景 愛園的一部，青山綠水，鳥語花香，一切均較人間美麗。正是黎明時候，天上只有微弱的白光與數點殘星。開幕時，愛神與詩人熟睡於綠草織成的地毯上。羣鳥似乎驚醒天上人間的痴人與痴夢。人間絕聞的音樂正在頌揚愛的神密，愛的偉大與甜蜜。纏綿甜暢的音樂，先後將他們奏醒。

愛神 詩人，你昨晚睡得安寧麼？

詩人 豈止安寧！這是我有生來第一次甜蜜的安眠。昨晚我纔嘗到人生安眠的滋味。說來亦奇怪，我在家裏，無論怎樣感覺疲倦，終難甜蜜的安眠。昨晚一到這兒，我的心靈即吸到一陣清香，人間絕聞的清香，剎那間不知不覺的甜醉了，不知不覺的隨着你的手

拍的節奏睡着了！我不知這裏究竟是什麼地方？

愛神 這是愛之園。世間多情的曠夫怨女，只要他們求到我，在這裏都可以得到圓滿與安慰。凡未嘗到愛的滋味的人們，只要求到我，都可以達到目的。煩悶痛苦的人們，在這裏都可以興奮起來。生命枯乾了的人們，在這裏都可以得到滋潤。這，僅僅是愛園的一部份，我現在要引你登愛的寶塔，在那裏你可以看見愛園的各部份來，請你跟我來，我們同登愛的寶塔！

愛神導詩人登塔。

愛神 在這裏你可以瞧見整個的愛園。你瞧，那邊是愛之苗，再過去是愛之泉，再望那邊是愛之花，再望那邊就是愛之菓。

詩人 噯呀！好繁盛的愛之苗！好清潔的愛之泉！好美麗的愛之花！好純潔的愛之菓！好偉大的好偉大的愛之神！

愛神 你再瞧這邊，這邊是愛之樂！他們一會兒就要爲晨曦歌唱，晨曦歌舞！

詩人 噯呀！這是那裏來的這些活潑的青年？

愛神 他們從前都是感覺生命煩悶的人們，我在他們心裏種上了愛之苗，灌溉了愛之泉；現在他們有的已經開了愛之花，有的已經結了愛之菓，所以他們現在都能享受愛之樂！

詩人 這都是愛神的偉績！這實在是一個任人流連的地方！

愛神與詩人下了塔。

愛神 詩人，你現在感覺得怎樣？

詩人 我現在感覺在這愛的園中只有愛，只有生命，只有詩！愛之神啊，你就是一切詩之詩，一切生命之生命！你就是我的詩，你就是我的生命！我現在感覺生命的意味無窮，我現在感覺詩與濃濃愛之神啊，你可否爲我舞蹈，你可否爲我歌唱？在你舞蹈歌唱的時

候，我要寫詩，我要寫出生命之花，我要頌揚愛國之愛，我要彈着我的心絃來節奏你的舞蹈與歌唱！來，求你爲我歌舞起來！

愛神；親愛的詩人，只要你在這兒感覺生命的意義，感覺無窮的詩意，我可以爲你歌，爲你舞；但是，朋友，最好我們一同歌，一同舞，讓我們舞罷再寫詩，詩罷再歌舞！愛與詩，歌與舞，原是生命裏同樣物！

愛神與詩人且歌且舞。

愛之泉，

愛之源，

願你流，

願你流到天上，

願你流到人間。

佛 西 戲 劇

願你流個永久，
願你流個普遍！

*

詩之苗，

詩人要，

愛之苗，

詩人要；

願你生長在詩人的心裏，

願你歌唱在詩人的口頭；

願你歌盡人間的快樂，

願你唱盡人間的煩惱！

愛之花，

愛之菓，

願你不要像朵花，

願你不要像顆菓；

鮮花容易謝，

美菓容易落，

願你像個沙漠地的大駱駝！

願你像個沙漠地的大駱駝！

愛之泉，

佛 四 戲 劇

愛之源，

願你流，

願你流到天上，

願你流到人間，

願你流個永久，

願你流個普遍！

詩人 獨唱

詩就是愛，

愛就是詩；

詩是愛之菓，

愛是詩之母！

愛神 獨唱

生命就是愛，

愛就是生命；

愛與生命，

一對恩愛的情人！

詩人 獨唱

你是愛神，

我是詩人；

你是愛之母，

我是詩之父；

我們是生命的結晶！

愛神 獨唱

我是愛神，

你是詩人；

我是愛之母，

你是詩之父；

我們是生命的結晶！

詩人

合唱

愛神

愛，詩，生命，

三個分不開的靈魂，

三個分不開的靈魂！

與 悲 的 人 詩

應該擁抱，

應該接吻！

你是愛，我是詩，

（我是愛，你是詩，）

咱們倆就是生命！

咱們應該擁抱！

咱們應該接吻！

咱們應該永遠的擁抱！

咱們應該永遠的接吻！

詩人愛神作擁抱狀，暮落。

第三幕

佈景 愛園的門徑。時近黃昏。愛之忠僕護衛着愛之鐵門。詩人攜着一束詩稿，倉忙的似欲奔出愛之門。

愛僕 嚇！你是甚麼人，竟想逃出愛之門？

詩人 我是詩人。我是愛神的愛人。朋友，我因有急事，請你讓我出這門！

愛僕 不成！絕對不成！沒有愛神的命令，絕對不能開這門！

詩人 我是詩人！

愛僕 不管你是甚麼人，假如沒有神的命令，一概不准出入這門！

詩人 朋友，我請求你，我實在有緊急的事情，求你通融這一次，下次決不成！

愛僕 通融不是我的責任！可以通融的不是愛之門！

詩人 朋友，天已快黑了，再遲了，就要斷送我的兒子的性命！

愛僕 無論你是如何的緊急亦不成，因為愛的園中絕對禁止隨便出進！

詩人 噯呀！愛的園中絕對禁止隨便出進！可是我的愛兒的性命，現在必是危險萬分！

時詩人從鐵門內往外凝視着，彷彿看見他的愛兒在門外啼哭似的。兒啊！我對不住你！可是這是出乎

爸爸的意外！起先隨着愛之神，入了愛之門，原想求點「煙絲撲來純」作幾首新詩來

救你的性命；誰知到現在，詩卻成了這麼一大綑，可是你又不能得到他們！唉！兒啊，你好

苦的命！望你不要埋怨爸爸失了信，亦不要責備爸爸好毒心！其實這是你我的命！這是

你我的命！

愛僕 你既是詩人，你就應該去寫詩，爲甚麼在這兒吞聲嘆氣？這愛的園中只准快樂與

歡喜，不准憂悶煩惱在這裏，你不可破壞這愛園的規矩！

詩人 朋友，對！我是詩人，我就應該去寫詩；但是我這裏寫成了這麼一組詩，又有甚麼用呢？
呢？歡喜與快樂，誰不歡喜；但是我在這兒感覺痛苦，怎能不吞聲嘆氣？倘若你，朋友，可憐我，那麼求你放我出去！

愛僕 你既是一心要出去，我不知你當初爲甚麼要進來？

詩人 因爲我當初感覺缺乏愛的痛苦，感覺生命枯乾的煩悶，感覺斷絕了詩興，所以才隨了愛神到了這愛園。果然這裏給了我新生命，果然這裏的愛充滿了我的心靈，果然在這兒我詩亦寫成了這麼一組！

愛僕 既是如此，你就應該快樂歡喜，不應該離開這裏？

詩人 對，我不應該離開這裏！不過，朋友，現在僅僅是我有了愛，僅僅是我有了新生命，有了新的詩；但是在我的家鄉，還有多少人在那裏希望着我的愛，希望着我的新生命，尤其是我的兒眼巴巴的在那裏希望着我的詩去救他的性命！因此，我在這兒仍是感覺

痛苦，仍是感覺煩悶，感覺較從前更痛苦，更煩悶！

愛僕 既如此，你爲甚麼不將你的真情稟告愛神？

詩人 我早就將我的意思苦訴了愛神！她不准！她說愛的門，決不准隨便出進！她希望我永遠在這裏受着愛的薰陶，永遠在這兒努力詩的創造！她說假如我出了這愛的門，恐怕我又要斷絕詩興！對於愛神的話，我自己亦非常相信！但是在這兒我終不能安心！

愛僕 這可沒有法！愛神既不准，我更不能開這門！能忍耐，是最好的事情！萬一你不能忍耐，那麼你再去懇求愛神，給我一個開門的命令！

詩人 哦！晚了！已經晚了！兒啊！我的可憐的兒啊！你不能再等候了麼？你……你……你走……要走上那條大道麼？請你，兒啊，稍候一候！爸爸跟你來了！爸爸跟你來了！泣

愛神上。

愛神 我以爲你在那邊寫詩，誰知你在這兒悲啼！莫非我不讓你返家鄉，你就在這兒悲

傷？其實只要你真正思念你的家鄉，我可以讓你回到家鄉！

詩人 謝謝愛神的恩惠！我實在捨不得愛神的親密，我實在留戀這愛園的美麗，無奈爲了我們愛兒愛妻，我不能不回去！

愛神 那麼請你開開愛的門，讓他出去！

愛僕 著……

愛僕取出鑰匙將門開開。詩人出門不上兩步，忽又回轉頭來。

詩人 嗚呀！前面爲何這樣黑暗呀？

愛神 天已黑暗，還是讓我送你回去！

詩人 三翻四次的麻煩你！

愛神 這是我的責任，導你來，送你去，祇要你真正明瞭了愛與詩的關係！

愛神與詩人下時，幕落。

第四幕

佈景 與第一幕同。夜晚。屋外風雨交擊。

其子 到了最後的時候到了！我不能再候了！

其妻 寶貝！希望你再等一會！無論如何，他今晚終會回來！

其子 回來？！我知道他永遠不會回來！這裏是他的地獄！這裏是他的生命埋葬之地！我知道他永遠不會回來！永遠不會回到這地獄裏來！兩眼望着窗外。啊！我瞧見了我瞧見了！

我瞧見愛神擁抱着他！您瞧，您瞧他頭上戴着幸福的金冠，身上穿着生命之花的新衣！您瞧他的神色，充滿了愛，充滿了新生命，充滿了春光，充滿了驕氣呀！來了！坐在愛的車中耀武揚威的來了！來了！來了！怎麼，爸爸，您瞧亦不瞧我們了？怎麼您的眼角兒亦不斜

視我們了？您的車上放着那麼一捲稿詩，怎麼不給我呀？怎麼，爸爸，您簡直不理我們了？……您……您……您好狠的心呀，爸爸！嚶呀過去了！過去了！飛奔似的過去了！永遠的過去了！永遠的過去了！啊！我要去！我要追去！我要追他回來！我要追他回來！……

其子與其妻發狂似的跪下。全場黑暗。外面的風聲雨聲更是急迫淒涼。詩人攜着一大束詩稿與愛神同歸。

愛神

詩人，現在到了你的家鄉，你感覺得怎樣？

詩人

我感覺無上的快樂！當時我滿懷着愁恨、絕望、恐怖、生命的饑荒隨你去；而今滿帶

着歡樂、希望、安樂、隨你回！在你的愛之園中，我飽嘗了愛的滋味！這一束詩就是你的愛的結果！他們就是我的生命，他們就是一切生命的寄托。我現在要將他們分贈給我的愛妻，尤其是我的愛兒，因為他爲了我的詩曾經癡，曾經狂，曾經悲，曾經哭，曾經感到人生無意味，曾經覺得生命無寄托；現在我要將我所有的詩贈給他，使他不至再癡狂，不

至再啼哭，不至再灰心，不至感覺生命無寄托！

愛神 那麼你現在感覺得快樂？

詩人 無上的快樂！

愛神 滿足？

詩人 無上的滿足！

愛神 你感覺生命是花，還是菓？

詩人 生命不是花，不是菓，而是沙漠地的大駱駝！

愛神 既如此，我要告辭了！

愛神突沒。詩人點上窗台殘燭，重理案頭新詩，意頗自得。正欲執燭往裏呼喚愛兒，愛妻，忽來一陣狂風，將燭吹滅，滿室凄涼漆黑，窗外風雨怒號，雷電交擊，詩人在暗中摸索呼喚。

詩人 寶貝！你們在那兒？兒你和媽媽都睡着了麼？爸爸帶了新詩回來了，你爲甚麼不來接

受？這些新詩都是爲你而作的！這裏面充滿了人生的希望與使命！充滿了愛，充滿了新生命來，寶貝，你在那裏？趕快來接受你的新生命！孩子！你真睡着了麼？你怎麼不來呀，寶貝？外面又這麼大的風雨，撲滅了我的燭光！湊巧，火柴亦沒了！

太太！太太！你亦睡着了麼？不，你是向來不容易睡着的！哦！莫非我帶了新詩回來，你又不高興見我？唉！太太！其實人生若夢，爲時幾何，我們應該怎樣的親愛享樂！來罷，太太！我帶了新生命來，請你快來爲我慶賀！以前的不調和已付之於火；今後的幸福恩愛要像沙漠地的大駱駝，能負重，能耐久來罷，太太！你知道今夜的風是這樣的狂猛，點不着燈光，可憐我在暗中摸索呀！怎麼你們都不答應我？難道你們都睡着了麼？

高升！高升！你是這家裏的管家，我知道，你是沒有睡着！來，高升，我的老朋友！煩你尋點火柴來，點着我的殘燭呀！高升！高升！難道你亦睡着了麼？

噯呀！爲何他們全不理我？莫非都是我的詩歌的罪過？我的生命好似一隻大駱駝，在這

漫漫長夜，無引導，無燈火，怎麼度過這無邊沙漠？

詩人正在無可奈何，四個更夫提着燈籠，抬着其妻子的屍首上。

更夫 先生！這不是您的太太和少爺麼？他們不知爲甚麼死在風雨的路口？

詩人 噯呀！噯呀！你不是我的愛妻麼？你不是我的愛兒麼？……怎麼你們會成了這

個樣兒？朋友，請你們快快告訴我，他們怎會成了這個樣兒？

更夫 請您不要問我！我們是巡夜的更夫！在對面的十字街頭發見了他們的屍首，當時

嚇得我們一跳，我們以爲是兩個醉鬼存心和我們開玩笑；誰知仔細一瞧，原來是這邊

的太太和小朋友！唉！真是這麼大的風，這麼大的雨，他們爲甚麼要死在十字街頭？

詩人 對！我的妻，我的兒！這麼大的風，這麼大的雨，你們爲甚麼要死在十字街頭？你們爲

甚麼要像朵花，像顆粟，經了一點風雨，便萎落？你們爲甚麼不像個沙漠地的大駱駝？唉！

都是我的罪過！我不該創造詩歌來懲悞了太太，我不該枯絕了詩才來毒害了愛兒！唉！

都是我的罪惡！

親愛的兒啊，你不是爲了我的詩而瘋魔麼？你不是希望我的新詩來培植你的弱小的生命麼？如今我帶了新詩來，怎麼你已去了；永遠的去了？我的詩，其實，只有你能誦讀，只有你能欣賞，只有你能愛惜，只有你能將他們化成生命之光；如今你已去了，永遠的去了，這些詩還有甚麼希望？朋友，指更夫，請你借給我的燈籠裏的火，我要燒去這些詩歌！

詩人從更夫手上接過燈籠來，將詩一付之於炬。

這是我的心！這是我的命！這是我的靈魂！兒啊！我現在將他們焚，焚燒給你，我的寶貝，我的心妻啊！你不是最痛恨我的詩麼？你不是曾經焚燒過我的詩麼？我現在要承受你的旨意，順從你的心情，將我的詩歌焚，將他們燒成燼！希望你，我的妻，能得到最後的安寧。

此時又來一陣狂風，將燈籠吹滅。

更夫
| 詩人

嚶呀！糟了！

好了！滅了！一切都滅了！祇剩下這漫漫的長夜……

暮徐徐的隨着音樂的節奏落。

(完)

喇叭

全劇登場人物：

喇叭——面貌美麗之善操喇叭者，年約二十三。

冬姑——粗通文字之鄉下女郎，年約二十。

冬父——退職歸田之衙門錄事，年約五十。

逢生——老誠樸素之業農少年，年約二十四。

保兒——逢生之友。

地點

離城市百里之鄉村。

第一幕

佈景 冬姑住屋的籬笆院前。院內有一株大海棠，開得十分豔麗，樹下放著各種農具。對面擺着幾把涼椅。逢生彷彿很有心思的在籬下修理農具，三不三的吞聲嘆氣。左邊望去是一遍碧綠的田野，右邊望去是無數的農家。這正是春耕的景象。遠處的聽着一陣陣的抑揚頓挫的喇叭聲及歡笑鼓掌聲。冬姑從裏面上。

冬姑 你餓吧，逢哥，咱們不要等爸爸，先喫飯好不好？

逢生 隨便你罷！

冬姑 其實爸爸應該回來了。喇叭不是早已吹完了嗎？

一陣喇叭聲，繼以一陣鼓掌聲。

冬姑 原來那個吹喇叭的還沒走，所以大夥兒還沒散。爸爸當然亦是捨不得回來喫飯的。說亦奇怪，爸爸平日對於任何玩藝兒都沒有興致；怎麼對於這個吹喇叭的，爸爸這
樣歡喜聽呢。

逢生 表妹不要說姑父歡喜聽那個人的喇叭罷，恐怕還有人歡喜看那個喇叭呢！

冬姑 那個喇叭有什麼好看呢，我倒不懂？

逢生 自然有人歡喜看。不是歡喜看那個喇叭，是歡喜看那個吹喇叭的人妹妹，你不歡
喜看他嗎，他的面貌是生得那樣的漂亮？

冬姑 不，我不歡喜看那個喇叭；但是我歡喜……

逢生 你歡喜什麼？是那個吹喇叭的人嗎？

冬姑 不是那個吹喇叭的吹。平心說，他實在會吹，吹得實在好聽。你聽！

又是一陣喇叭聲。

冬姑 這是多麼好聽！我從來沒有聽過這麼好聽的喇叭！大概他是從城裏來的罷？城裏

人會吹的多，咱們鄉下人很少會吹的。表哥，你不歡喜這個人吹嗎？

逢生 我自己不會吹，所以我也不歡喜別人吹！

冬姑 不見得吧？不會吹的人很多。可是沒有不歡喜聽吹的人！

逢生 對，沒有不歡喜聽吹的人。可是一個不小心，就要被人吹跑了！

又是一陣喇叭聲，接着一陣歡呼聲。

冬姑 真是好聽——真吹得好！我這會兒巴不得再去聽一聽！你願意去麼，表哥？

逢生 你儘管去罷！

冬姑 你呢？

逢生 我要到後面去喂牛。

說畢，前往後走。

冬姑 你不是剛才喂過嗎？

逢生 牠剛才沒吃飽。下午還得作活。

冬姑 那麼，你吃了飯再去罷？

逢生 我不吃飯。

冬姑 飯已經好了。我去拿來。

冬姑下。又是一陣喇叭聲。逢生背着一把鋤頭，往田裏去了。片刻冬姑上。

冬姑 他怎麼就走了？是我得罪了他嗎？他今天的神氣很有點不對勁！唉！
又是一陣喇叭聲。

冬姑 這個喇叭真是吹得好聽，真是聽了叫人五心不定！
又是一陣喇叭聲歡笑聲。冬姑往外下。片刻保兒與逢生上。

保兒 我真不懂：你爲什麼一個人坐在後面柳樹下發呆？

逢生 我實在悶氣得很！

保兒 你爲什麼悶氣得很，你有心什麼？你的姑父表妹都不在家嗎？

逢生 他們都去聽喇叭了。

保兒 他們又去聽喇叭了？真是聽不厭！

逢生 他們歡喜聽人吹！

保兒 你會不會吹？

逢生 我就是喫了不會吹的虧！你呢，保兒？

保兒 我亦不會吹。會吹的人處處佔便宜，在這個年頭！

逢生 我倒不懂會吹的人佔些什麼便宜？

保兒 這有什麼不懂呢？因爲他會吹——有許多年輕的娘們跟着他；因爲他會吹——

有許多的傻子給錢他花！你瞧，現在在咱們村裏的這個喇叭，那個不歡喜他？那個不恭

恭敬的送給他喫，送給他喝？

逢生 如此說來，咱們似乎非學吹不可？

保兒 非學吹不可！

又是一陣喇叭聲。接着一陣鼓掌歡笑聲。

保兒 你聽？這就是會吹的便宜。有這麼些人圍着他鼓掌歡迎！

逢生 保兒，我問你一件事，請你不要騙我，老老實實的告訴我！

保兒 什麼事？只要我知道，我沒有不老老實實的告訴你！

逢生 昨天九兒告訴我的話，究竟是不是實事，還是和我開玩笑的？

保兒 九兒昨天告訴了你什麼事？

逢生 保兒，請你不要粧着玩罷？

保兒 我的確不知道！

逢生 他明明告訴我：你的的確確看見的！

保兒 我的的確確看見了什麼？

逢生 你別粧着玩罷！

保兒 我的確不知道你指的是那件事。

逢生 九兒說：你昨天看見那個吹喇叭的一面吹，一面他那雙眼睛只是不住的往我的

表妹身上看；我表妹亦是不住的往那吹喇叭的臉上看。這話是真的嗎？

保兒 這事也許是真的；但是我沒看見！

逢生 請你不要騙我！

保兒 我確實沒有看見！

逢生 那麼，九兒爲什麼說你看見？

保兒 那麼，最好咱們現在一塊兒去當面問九兒！

逢生 也好。我非將這件事情問清楚不可。

保兒 那麼，咱們馬上就去。

逢生 好。

保兒逢生同時下，又是一陣喇叭聲；但是愈逼愈近，一直吹到冬姑的籬院。冬姑和冬父先後上。後面似乎還跟着許多聽喇叭的羣衆。

冬父 你們不要跟着來吧！喇叭先生今天不吹了。他要長久的住在我家裏。將來有機會，

再請諸位上我家裏來聽他吹。

冬父 先生真吹得好！我活到五十多歲，從來沒有聽過這樣好聽的喇叭，真是絕技。請坐！請坐！假如您不嫌棄，就請您到我們這里長久住下去。我們這莊稼人家沒有什麼吃，不過是些粗茶淡飯，住的地方也沒有你們城裏舒服。

喇叭 老先生不必客氣。只要老先生不嫌棄我這點小玩藝，我願永遠的侍奉老先生。

冬父 不敢當，不敢當！我真歡喜你吹！你確實是喇叭專家。吹容易，吹得像你這樣婉轉動人，實在不容易。我平常見到會吹的人很多，但是很少吹得像你這樣好。

喇叭 承老先生過於誇獎！此後還要請老先生多多指教。

冬父 豈敢，豈敢！

冬姑 爸爸，咱們開飯吃罷！

冬父 開飯，開飯！

喇叭 這位是女公子嗎？

冬父 對，這就是小女。冬姑，你還沒見過這位喇叭先生罷？

冬姑向喇叭一鞠躬。

冬姑 先生的喇叭真吹得好。我真歡喜先生吹。

喇叭 假如小姐不嫌棄，此後我願長久對着小姐吹。

冬父 趕快拿飯來罷，冬姑！

冬姑 說話就得。飯是現成的。祇要加一兩樣小菜。

喇叭 用不着費心添菜，用不着麻煩！

冬姑 一點兒不麻煩！

冬父 我們鄉下地方，實在添不出什麼菜來。

冬姑下。

冬父 先生餓了罷？我想一定餓了，吹了這麼一上午？

喇叭 到不十分餓。我們吹慣了。

冬父 先生平均一天可以吹多少時候？

喇叭 我可以一天吹到晚。

冬父 用不着歇息？

喇叭 用不着。

冬父 真是好精神！真是會吹對了，我真老糊塗了，還麻煩請教先生尊姓大名？

喇叭 我沒有姓名。因為我會吹，平常人家就稱我喇叭。所以我亦就把「喇叭」當着我的姓名。

冬父 這倒很有趣，真是名符其實！

喇叭 老先生有幾位女公子？

冬父 就是一個女孩子。

喇叭 沒有少爺嗎？

冬父 沒有。我們內人早年去世，就只剩下這麼一個女孩子。

喇叭 女公子今年有幾歲了？

冬父 今年已經二十歲了。

喇叭 還沒有配……配……配人嗎？

冬父 沒有。我們從前本來是在城裏住家，後來因為嫌城裏不甚安靜，我們才搬到鄉下來居住。在這鄉下開住，倒較城裏舒暢。

喇叭 從前老先生一向在什麼地方發財？

冬父 是在教育部當點小差。

喇叭 現在府上就是你們父女二位嗎？

冬父 三位。除了我父女外，還有一個內姪寄住在這兒。

喇叭 老先生這種家庭真是理想的家庭。我看女公子真是活潑能幹，將來不知好煞……

冬姑上。

冬姑 爸爸飯已預備好了。請這位喇叭先生進去用飯罷。

冬父 咱們進去吃飯罷。

喇叭 把小姐費事了。

冬姑 一點兒不費事。真是請都請不到的，像先生這樣的貴客。

喇叭 那裏話。小姐真是太客氣了。

冬父 請罷。怎麼沒見逢生？

冬姑 他到前面喂牛去了。您兩位先去吃着罷，我去叫他來。

冬父與喇叭下。冬姑正要下，逢生上。

冬姑 我正要去找你吃飯。你回來了，正好。

逢生 姑父回來了嗎？

冬姑 爸爸早回來了。並且帶了一位客人來。

逢生 誰？

冬姑 你猜猜！

逢生 我十猜九中！

冬姑 你猜！

逢生 是不是那個吹喇叭的喇叭？

冬姑 怎麼你一猜就猜中了？

逢生 並且我還猜着有一人很歡喜他？

冬姑 這還要你猜？歡喜他的人多着呢！凡是聽過他的喇叭的，沒有不歡喜他的！我歡喜他，爸爸歡喜他，我想你亦歡喜他，這村裏的人都歡喜他！

逢生 但是你特別歡喜他！

冬姑 也許。難道你不歡喜他嗎，表哥？

逢生 我不歡喜他！

冬姑 你不歡喜他？你爲什麼不歡喜他？

逢生 我就是不歡喜他，沒有理由！

冬姑 難道你不歡喜他吹嗎？

逢生 我最討厭他吹！

又是一陣喇叭聲。

冬姑 你聽，這個人真是好吹！連吃飯的時候都在吹。你聽，吹得多麼好聽！咱們亦進去吃飯罷？

逢生 我不吃，你去吃罷！

冬姑 我看你今天似乎有心事？

逢生 對。有心事。我很害怕！

冬姑 你怕什麼？

逢生 你猜猜？

冬姑 你怕今天下雨？

逢生 不怕。

冬姑 你不怕今天下雨太多，把咱們的稻子淹壞了麼？

逢生 這幾天並沒有下雨。萬一今天下雨，亦不至淹壞咱們的稻子。

冬姑 那麼你怕今天再刮風？

逢生 對。你猜中了！我的確怕今天再刮風。我怕這風吹得太厲害，把咱們的稻苗吹壞了！

了！我還怕，妹妹，還怕那個喇叭吹得太厲害，把妹妹的心從我的心裏吹到他的喇叭裏去了！

又是一陣喇叭聲。

逢生 你聽，他又吹起來了！我不能再容忍了！我要進去了！我要進去砸掉他的喇叭！我要

進去砸掉他的喇叭！

一面說着，一面怒氣沖沖的往裏撞去，幕落。

第二幕

佈景 與第一幕同。時間與第一幕相離一月。這是一個很美麗的早晨。開幕時。

逢生舉短刀，向着喇叭施行威逼。

逢生 你離不離開這裏？

喇叭 我馬上就離開這裏！

逢生 好罷！你以為你有喇叭你會吹，你就可以欺侮人嗎？我有刀，你知道嗎？

喇叭 我知道！但是拿刀的，不算好漢。假如你是好漢，請你馬上拋棄你手上的刀！

逢生 好。我就不拿刀，看看我是不是好漢？

逢生將刀拋去，喇叭起立。

逢生

你走不走？

喇叭

我不走！

逢生擊了喇叭一拳。

逢生

你走不走？

喇叭

我不走！

逢生又擊了喇叭一個耳光。

逢生

你走不走？

喇叭

我還是不走！

逢生將喇叭扭在地下。

逢生

你走不走？

喇叭

我的爺爺，請你饒了我罷，我馬上就走。

逢生 你以為你會吹，你就可以把我的冬姑妹妹，從我心裏吹到你心裏去嗎？哼！天下沒有這麼容易的事；倘若有這麼容易的事，人人都會去學吹了！

冬姑

表裏。

逢生逢生！

逢生 限你馬上離開這裏；不然，小心你的狗命！

冬姑上。

冬姑 我的喇叭哥哥，你幹麼不進去吃早飯？表哥，爸爸在喊你，你趕快進去罷！

逢生

哼！

逢生下。

冬姑 喇叭哥哥，你今早爲什麼這樣不快樂？

喇叭 冬姑妹妹，我想你還是讓我離開這裏罷！我已經來了一個多月。在這過去的一個

多月，一方面我感到許多的快樂，因你和老伯都是這樣的痛愛我；可是另一方面，我亦

感到無窮的痛苦，因為逢生的言詞舉動實在使我難堪！我看你還是讓我離開這裏罷？
冬姑 讓你離開這裏？這是那裏話？你想，到現在我怎捨得你離開我？我現在簡直不能離你。我不能一天不聽你吹！只要你的喇叭一響，我的心就不由自主的蕩漾起來，彷彿我的一切都為你克服了！我的喇叭哥哥，來，請你吹起來！不要憂愁，不要再向我提及你要離開我的話。我希望你永遠不要離開我來，請你吹起來！

喇叭 我的冬姑妹妹，我很願意為你吹一輩子。祇要你愛聽，我總愛吹。但是逢生的態度，我實在不能再容忍了！恐怕再在這裏耽下去，我的命亦要送在他手上。

冬姑 我的表哥，我有方法對付他，請你放心。我的父親近來亦不十分歡喜他，因為他老人家亦是歡喜吹的。祇要你每天好好的吹給他老人家聽，將來咱們倆……

喇叭 咱們倆怎麼樣？

此時冬姑給了喇叭一個害羞的微笑。

冬姑

我這會很想聽你吹。你吹起來吧！

喇叭

我不能再吹了。我怕逢生要我的命！我要馬上離開這裏！

冬姑

不要緊，他不敢把你怎樣！我有爸爸！

喇叭

你向我笑一笑，我就吹給你聽。我歡喜看你笑！

冬姑作笑態。喇叭响矣。

冬姑

好聽！真好聽。再吹！

又是一陣喇叭。

冬姑

再吹！

喇叭

我不敢吹了，我怕逢生來了，要我的命！

冬父上。

冬父

怎麼我一來，你就不吹了。來，吹起來，吹個最好的給我聽聽。

冬姑 吹個給爸爸聽。

又是一陣喇叭。

冬父 好聽！確是好聽！比普通吹鼓手的確吹得好聽！你真不愧爲喇叭專家！你這種吹法是誰傳授給你的？

喇叭 是家父傳授的，家父又是先祖傳授的。

冬父 如此說來，你們一家子都善於吹？

喇叭 對！我們全家都會吹。會吹不稀奇。但是要吹得圓轉，不費勁，不吃力，要吹得人家不討厭——人家聽了還要聽。不善吹的人吹了頭一次，人家就不要聽第二次；我可以吹

得人家百聽不厭。

冬父 對！你的確是百聽不厭。我現在簡直不能一天不聽！

冬姑 我亦是如此。

喇叭 可是我現在不能不離開這裏！

冬父 你要離開我們？

喇叭 對！我在這裏不能再執了！

冬父 爲什麼？是我們待你不好麼？

喇叭 不。您和冬姑姊妹都待我很好；但是——

冬父 怎麼樣？

喇叭 我不能說。我不能告訴您。告訴了您，他就要我的命！

冬父 呀？有這麼厲害？誰要你的命？

喇叭 總之，請您讓我馬上走！

逢生上。

逢生 你究竟走不走？

喇叭 我馬上就走！

冬父 你爲什麼要他走？

逢生 他是個流氓！他是個吹鼓手！

冬父 逢生！你今天瘋了嗎？

逢生 我沒有瘋！

冬父 你既沒瘋，你爲什麼胡說八道？

逢生 總之，不是他離開這裏，就是我離開這裏！

冬父 你要離開這裏？我把你培養成人了，對嗎？你可以自己獨立謀生了，你就要離開這

裏，對嗎？你以爲我的幾畝田地現在都是靠你耕種，你就要離開這裏，對嗎？好沒良心的

東西！你知道你是怎樣長大的？我在你身上，費了多少心血？好罷，你走罷！你難不倒我！你

以爲我們父女要靠你耕種來養活嗎？

逢生 姑父，請你老人家不要生氣！我心裏實在有無窮的痛苦，你老人家應該原諒我。我並不是這種忘恩負義的人！

冬父 用不着多說，你要走，你請便罷！

冬父怒氣沖沖的下。

逢生 我實在不願離開他老人家 and 妹妹。妹妹，現在只請你說一句了：假如你不要他走，我就走；總之，他不走，我就走！

冬姑 最好你們倆都不要走！

逢生 這是辦不到的！

喇叭 對，這是辦不到的！

逢生 他不走，我就走！

冬姑 那麼還是……

逢生

怎麼樣，妹妹？

冬姑

既然如此，那麼只好請你走！

逢生

那麼……

冬姑

喇叭哥哥，請你吹起來罷！咱們一塊兒吹進去！

喇叭吹着與冬姑同下。逢生嘆了一聲氣，反覆徘徊於院前。最後聽到裏面的喇叭越吹越響亮，才下了決心，往田野裏走去，暮落。

第三幕

佈景 與前幕同。三年後的一個晚秋午後。落葉遍地，滿現着一片灰色的彫零氣象。開幕時，冬父躺在一張涼椅上似要睡去，冬姑拿了一件衣服輕巧的爲他蓋上。喇叭形容憔悴，衣履破爛，站在一傍極力的鼓吹；不知怎的，雖然他現在費盡九牛二虎之力，喇叭之聲，洪亮遠不如昔。冬姑亦是消瘦不堪。

冬姑 我的爺爺！你怎麼這樣沒有心肝？叫你不要吹，你還要吹！難道你吹敗了我的家庭，吹走了我的表哥，你還不甘心嗎？你還要吹死我的父親嗎？你還要吹死我嗎？

喇叭 太太！這是那裏話！我們結婚已經三年了！在這三年，我沒有一天不想使你快樂，使爸爸康健，使咱們家裏發達，所以我才整天整夜併命的吹；那知我的喇叭都快吹破

了，還是如此的結果。唉，我真恨不得馬上死去！

冬姑 要死去？——你就趁早罷！後面繩子、刀、井，都是現成的！

喇叭 可是我又不能死。我死了，越發對你們父女不住！現在你們雖是窮了，可是還有我這個喇叭；我這個喇叭，有時也可以爲你們解解悶！

冬姑 解解悶得了罷！我的表哥被你吹走了！我的田園被你吹荒了！我的牛羊豬狗被你吹死了！我的爸爸被你吹病了！我的心，先頭被你吹花了，現在被你吹碎了！我的整個的人被你吹完了！被你吹完了！

喇叭 我的太太請你不要生氣！千怪萬怪，只怪我吹得太厲害！從此我要不吹了，從此我要腳踏實地的去幹了！

冬姑 你要腳踏實地，去幹了！請問除吹以外，你還會幹什麼？連挑石水都挑不起。假若你能挑石水給我看看，我倒……

喇叭 假如我今天不能挑石水給你看看，我就死到後面井裏去！你瞧着罷！

喇叭挑着水桶下。冬姑歎了一聲氣。保兒上。

冬姑 怎麼樣，保兒有消息嗎？

保兒 還是沒有消息。什麼地方都問到了，沒有人知道逢生的下落。

冬姑 莫非他出了什麼危險嗎？怎麼四處尋不到他的蹤跡？

保兒 也許。因為當他前年離開這裏的時候，他實在傷心得很。他曾對我說：『這個世界是吹的世界，我因為不會吹，所以我的姑丈和表妹都看不起，從此我要永遠的離開

這個好吹的世界！』

冬姑 你以為他尋死了嗎？

保兒 不敢說。我只知道他臨走的時候非常傷心。

冬姑 我想我的表哥不會去尋死，因為他是很有志氣的！

保兒 惟願他沒有死。萬一他死了，真是可惜。他在我們鄉下，可以說是全才的人物，凡是關於耕種的事情，無一項他不会，無一項他不精。這種人才要是死了，真是可惜！他又不好多說話。整天整夜的苦幹，比誰都能吃苦！又得人歡喜！咱們這村裏沒有一個人不愛他！

冬姑 我想我的逢哥一定沒有死，我相信他不久就會回來！我知道他是很恨我；但是他決不會捨棄我的父親！我相信我的逢哥哥一定會回來！

冬父似夢非夢的坐起來。

冬父 逢生！你回來了嗎？自從你走了，我是怎樣的想念你呀！我現在悔了！請你原諒我當初趕你走的糊塗！我當初是被人騙了，你知道嗎？到現在我才明白過來。你沒有離開我們之前，我們的田園是何等的豐滿，我們的亭院是何等的清潔，我們的牛羊是何等的肥胖；自從你走了，唉，現在你瞧瞧這一片彫零氣象！這是何等的景象！現在你回了，好極

了！我們又可以從新興旺起來，我快樂極了！但是，逢生，你的姑丈老了，你的表妹……你的表妹被人……唉……

此時冬父不覺流下淚來。

冬姑 爸爸！您不必傷心罷。我想表哥終會回來的！

冬父 這不是逢生嗎？

冬姑 這是保兒！

冬父 我以為是逢生！原來是保兒！保兒！我請你去找逢生，你找到了他嗎？

保兒 沒有！

冬父 怎麼沒有找到？

保兒 因為他離開這裏三年了，附近沒有人知道他到那裏去了！

冬父 倘若逢生再不回來，我這條老命是不會長久的！

保兒 請老伯不要傷心！我再想法託人上遠處去找，也許他到外省去了！

冬父 我知道他不會回來！我太對他不住！

保兒 他決不會怪老伯！老伯是他的姑父。只要他能回來！

冬姑 我亦是這樣說：他回來不會怨恨爸爸，只會怨我。我知道，他是爲我，才離開這裏！

冬父 不管他怎樣罷！只要我能再見他一面，我死亦心願！

保兒 請老伯安心罷！我再去託人打聽他的下落。我去了，看看有沒有新的消息！

冬姑 有了新的消息，請你馬上再來告訴我們。

保兒 一定！

保兒下。又是一陣喇叭聲。

冬父 你去叫他不要吹了罷！他一吹，我就感覺無窮的痛苦！他一吹，我就感到蓬生所受

的委屈！只要他的喇叭一響，我的心就作湧，就要吐！

冬姑 我亦是這樣！只要他一吹，我的心就好像刀割一般！

喇叭愈吹愈近了，一直吹到台上。此時冬父大吐不止。

冬父 你快叫他不要吹了罷！你快叫他不要吹了罷！……

冬姑 那麼，我扶爸爸進去躺下罷。

冬姑攙著其父下。喇叭還是繼續的吹着。冬姑拿着一根繩子，一把刀上。

冬姑 叫你不要吹！你偏要吹！

喇叭 我不能不吹！

冬姑 你不是要挑石水來給我嗎？水呢？

喇叭 我實在沒有這麼大的力量。

冬姑 你不是說過你挑水不回，你就投井死嗎？你現在爲什麼還有臉來見我？

喇叭 因爲我不願死在井裏！

冬姑 那麼，你願死在那裏？

喇叭 我願死在你的手裏！因為你是我的知音，你是我的知己！

冬姑 好！你既願死在我的手裏，我這裏有刀，我這裏有繩子！

喇叭 在我未死以前，我要要求你聽我最後一次的吹！

冬姑 我不能接受你的要求！

喇叭 你倘能接受我最後的要求，我死也心願！

冬姑 繩子刀都在這兒！萬一不然，這裏還有水桶！

冬姑將繩子及刀拋在喇叭面前，急忙往裏去了。喇叭將繩子拾起，繫於樹上，似要自縊，忽中止，繼將刀拿在手中，似欲自刎，又無勇氣。復鼓起勁來，去挑水桶，又無力。最後還是把喇叭拿起來大吹特吹，仍希望能夠將冬姑吹回頭，無奈終見不到冬姑的踪影，祇聽見冬父在裏面的大吐特吐，不得已，只好往對面村莊裏吹去，幕落。

(完)



民國二十一年一月二十九日
 敝公司突遭國難總務處印刷
 所編譯所書棧房均被炸燬附
 說之涵芬樓東方圖書館尙公
 小學亦遭殃及盡付焚如三十
 五載之經營墮於一旦迭蒙
 各界慰問督望速圖恢復詞意
 懇摯銜感何窮敝館雖處境艱
 困不敢不勉爲其難因將需用
 較切各書先行覆印其他各書
 亦將次第出版惟是圖版裝製
 不能盡如原式事勢所限想荷
 鑒原謹布下忱統祈 垂督

上海商務印書館謹啓

版 權 所 有 翻 印 必 究

中華民國十九年三月初版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五月國難後第六版

(二九八九)

佛西戲劇集 第二一冊

每册定價大洋伍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著 者 熊 佛 西

發 行 者 兼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河南路

發 行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及各埠

(本書校對者潘同贊)

